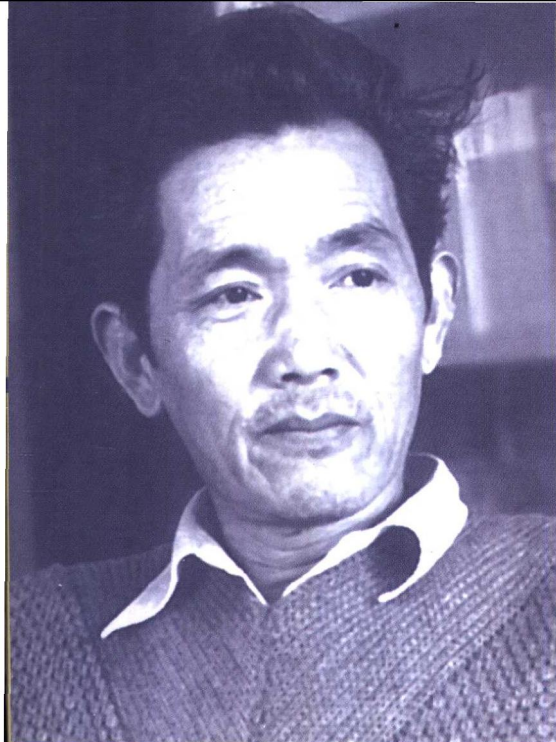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 Best 50 Stories



中国小说50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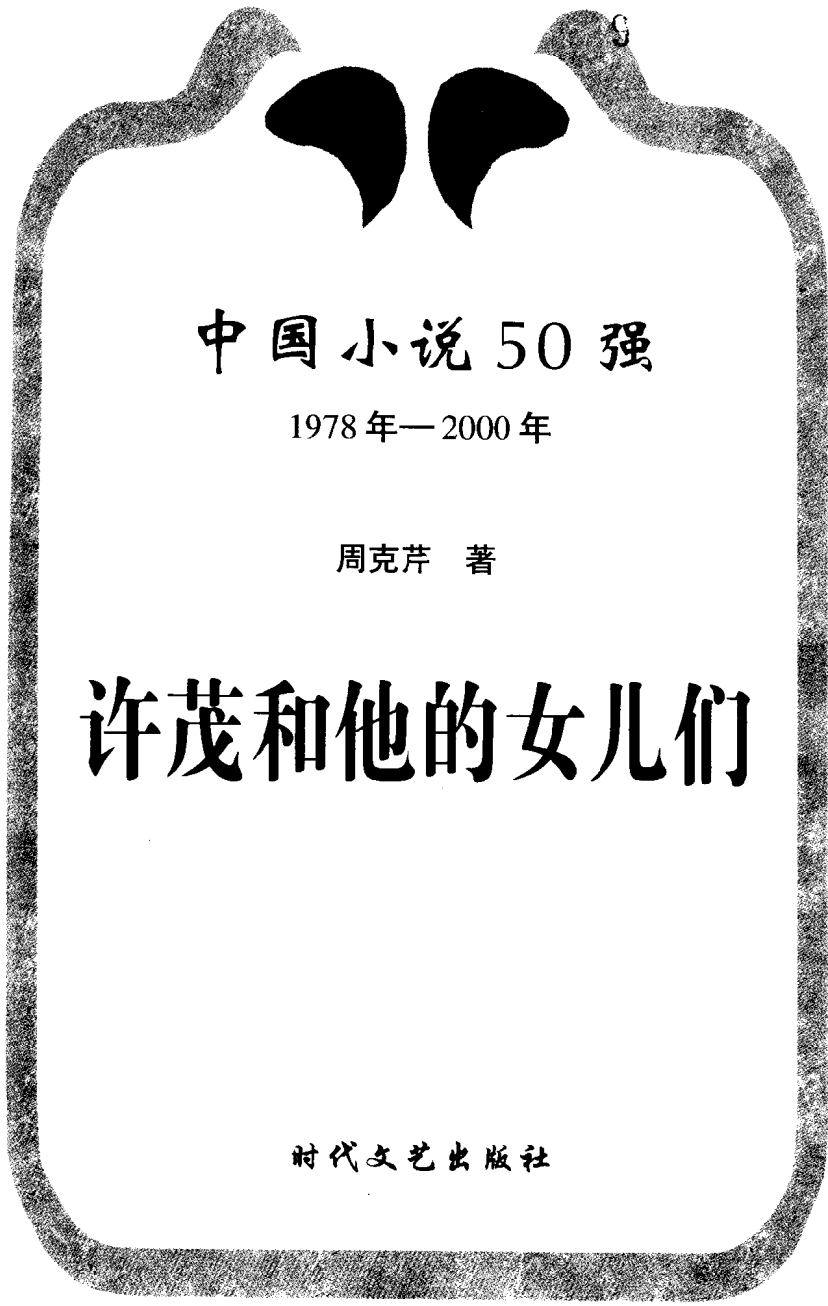
1978年 — 2000年

许茂和他的女儿们

周克芹 / 著

艺  
出  
版  
社

中国小说50强



中国小说 50 强

1978 年—2000 年

周克芹 著

许茂和他的女儿们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50强, 第1辑: 1978~2000/ 王蒙等著.  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  
ISBN 7-5387-1571-1

I. 中… II. 王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55570号

## 《中国小说50强》(1978~2000)第1辑

###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

---

作 者: 周克芹
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  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厂: 北京中泰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336千字

印 张: 10.9375

版 次: 2001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册

---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1-1/I · 1507

定 价: (全10册) 305.00元 (本册22.00元)

#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## 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##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序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序 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人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

# 目 录

1	/	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1	/	第一章 雾茫茫
34	/	第二章 未圆的月亮
65	/	第三章 初访
98	/	第四章 不眠之夜
132	/	第五章 连云场上
160	/	第六章 田园诗
187	/	第七章 雨潇潇
222	/	第八章 寂寞
252	/	第九章 夜深沉
278	/	第十章 长相思

## 第一章 雾茫茫

在冬季里，偏僻的葫芦坝上的庄稼人，当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，一天的日子就开始了。

先是坝子上这儿那儿黑黝黝的竹林里，响起一阵吱吱嘎嘎的开门的声音，一个一个小青年跑出门来。他们肩上挂着书包，手里提着饭袋；有的女孩子一边走还一边梳头，男娃子大声打着饱嗝。深蓝色的天空，星星分外明，长满枯草的小路上铺着一层白霜，冷冽冽的风刮着热烘烘的脸颊。空气好新鲜！他们轻快地走着，很快就在柳溪河上小桥那儿聚齐了。站在桥板上，风格外大些，他们使劲儿跺着脚，笑骂着最后跑来的一个睡懒觉的同学，然后就嘻嘻哈哈走过小桥去了。从这儿算起，到区上的中学校，还有十二里路呢！

早起赶路的中学生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在他们身后，几个挑

着菜篮赶早场的社员出现在小桥上。他们的篮子里满满地装着时鲜的蔬菜：莴笋、萝卜、卷心白、芹菜，还有香葱、蒜苗儿。这些人舍不得把最好的鲜菜放进自家锅头，他们不需要谁来动员，单单凭着那种非正式的《价格政策》的关系，把这些自留地里的出产，高高兴兴地冒着清晨的风霜，给送到桥那边的连云场，甚至更远的太平镇的早市上去。

晨曦姗姗来迟，星星不肯离去。然而，乳白色的蒸气已从河面上冉冉升起来。这环绕着葫芦坝的柳溪河啊，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缥缈透明的白纱！霎时里，就组成了一笼巨大的白帐子，把个方圆十里的葫芦坝给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。这，就是沱江流域的河谷地带有名的大雾了。

在这漫天的雾霭中，几个提着簸箕拣野粪的老汉出现在铺了霜花的田埂上和草垛旁，他们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。不一会，男女社员们，各自关好院子门，走向田野。生产队平凡的日常的劳动就这样开始了。各种各样的农事活动井井有条，像一曲协调的交响乐一样演奏起来。这种音乐是优美的，和谐的，一点也不单调乏味。

妇女们凑在一起儿做活路，没有不说话的，葫芦坝上的新闻总是最先从她们干活的地里传出来。这一天——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冬季的这个茫茫迷雾的早晨，在坝子南端靠近梨树坪的油菜地里，她们先是漫无边际地谈着关于孩子尿床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老题目；不一会，雾霭中不知是哪一个女人“哎”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真是，山不留人水留人哪！……你们听说了没有啊？许四姑娘决定不走了。正在这节骨眼上呀！”

她的消息，可以说是当天的特大新闻了。闹喳喳的妇女们一下子不开腔了，大家都愣愣地互相对望一眼，似乎那个“许四姑

娘”走与不走的问题是一件什么大事一样。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，脑子反应最快的几个女人开始发表评论：

“为啥子嘛，跟自己那个离了婚的男人在一个大队住着，每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多难堪呀！何苦呢？”

“葫芦坝这块背时的地方，她还留恋个啥子？……走得远远的，也免得触景伤情吡！”

“说的是！她手上又没有娃儿，未必就守一辈子寡么？常言说得好：寡酒难吃，寡妇难当呢。”

“呸！你这完全是‘封建思想’！”

“咋个是‘封建’喃？你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莫争输赢了。管人家闲事干啥子？各人心头有个打米碗。走也好，不走也好，依我看呀，未必没得男人，就不过活了？”

“啧啧，嘴皮子硬！你自己试试看！”

人多嘴多，说啥的都有。自由发言的讨论会在深入下去。有的说，四姑娘许秀云生来性情温厚，心肠又软，准是在等待着郑百如回心转意，来个“破镜重圆”。但这个判断马上有人给推翻了，说是郑百如的老姐儿郑百香已经透露过：她那个正走红运的老弟已在二十里外的严家坝“对上了一个象”，严家坝那位老姑娘可比“这个”漂亮得多。又有的人猜测说，许秀云一定不会在娘家久住，早迟都是要走的，原因是许茂老汉脾气古怪，老头子原是不赞成四姑娘跟郑百如离婚的，眼下四姑娘暂时不走，一定是因为对她三姐给她介绍的那个男人不满意。……消息灵通的人们马上提出担心：要真是这样，可就麻烦了！——因为再过半个月，就是许茂老汉的生日，人家“那个”就要来赶礼，商量结婚的事。“新客上门，是开玩笑的么？麻烦！看他们拿来咋个办？”

从梨树坪那边的猪场外边，有一个女人长声呼唤着：“猪儿

溜——溜、溜、溜……走过来了。”

地里的妇女们听见声音便有人提议：“三辣子过来了，问问她究竟是真是假啊！”

“猪儿溜——溜、溜、溜……”一个高大结实的中年妇女一阵风似地从大雾中走了出来，她边走边问：“喂，你们看见小猪儿跑过来没有啊？”

“没有看见猪儿。三姐，过来一下，我们问你个事儿嘛。”

“老娘这阵不得空呢！猪儿溜——”

“许秋云，站一下嘛，问你正经事呢！……别着急，等会儿我们大家帮你找猪儿。”

三姑娘许秋云站住，侧过脸对着地里的妇女们，笑骂着：“野骚婆！你们一天到晚嘴不空！”

“又骂人！……呃，听说你那个四妹子又不走啦？”

“放屁！哪个嚼牙巴乱说的？”三姑娘脸色一沉。

“怎么，你还不晓得呀？！”

善良的邻居大嫂们怪许秋云太粗心大意了，既是亲姐姐，又是“介绍人”，一向就像母亲那般爱护和照看着她那走厄运的四妹的，竟然连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变都还不晓得！于是，她们向许秋云建议道：

“你不信，亲自去问问嘛！”

“三姐，帮忙可要帮到底啊！”

许秋云说：“好啦好啦，收工以后我过去看看。”说完，便挪开她粗壮的腿脚走了，清晨的田野上，留下她高亢的声音：

“猪儿溜……背时的雾，还不散！……猪儿……”

地里干活的妇女们的话题又拉到更广泛的范围了。她们说：“好个三辣子！要不是她呀，四姐儿早没命喽！……这两姊妹，一个强一个弱，真是，一个妈生的，性情儿这样的不同。”

“她们许家那么多姐儿妹子，哪一个和哪一个相同？不都各人有各人的性情，你算一算看……”

“是啊，没有一个像她们爹！”

“就是嘛，要不是他独断专行，爱‘鳧上水’，四姐也不会给误了这么多年。……从前秀云不是像花朵儿一般么？谁不说她好啊！可如今啦，才过三十岁的人，倒变得跟老太婆差不多了，谁见了不心痛啊！”

“哎，四姐儿就是性子太软弱了一点。”

“这也是命苦……”

“呸！啥子叫‘命苦’？解放二十多年了，你还是个‘老封建’！”

“哼！管他妈的‘老封建’‘新封建’，老娘们懂不起！我只想不通：为啥好人要受气，恶人该享福？这如今，葫芦坝上的事情，真能叫人气破肚皮！真叫人想不通。”

“算啰，莫扯远了！这雾茫茫的天气，有谁走来也看不见，叫人家听了去，又该惹下一场祸事！如今有些话，难说！”

“是啊，好大的雾！许茂大爷每天一早出来拣狗粪，别叫他听见，要不然，又要骂人家‘干涉内政’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嘻嘻嘻……”

## 二

其实，许茂大爷这天清早并没有照常出来拣狗粪。——他正在生四姑娘的气哩！

再过半个月就满六十五岁的许茂老汉，高个子，宽肩膀，面

目严厉。他已经到了那种享受庄稼人荣誉的年岁。这一辈子他养了九个女儿，有些顽皮小青年背地里称他做“女儿国国王”，可谁也不敢当面这样称呼他。多年来，他是以自己勤劳、俭省的美德深受一般庄稼人敬重的。单看那一座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，就很有点与众不同的气派，宽敞、明亮。这正是他自合作化以后逐年辛勤劳动的见证。当年女儿们在家的时候，依着各自的爱好种在院坝里的花草树木，如今虽然她们大都离开了这座院子，却还照样的一年四季轮换着开花。院子里鸡鸭成群，猪羊满圈，谁见了都会说老汉的日子过得不错。

清早，许茂老汉刚刚跨出房门，便看见四女儿从外面搬了许多石头进来，在院子西墙角上那间堆放茅柴用的孤零零的小屋屋檐下，已经垒起了一个小小的灶头。机敏的老汉眉毛霍地抖动了一下，站在自己高高的阶沿石上，厉声问：“咋个？你……垒起那些石头干啥子？”

四姑娘转过脸来，一对大眼睛闪着几分忧郁的光，对老人赔笑道：“爹，我正要给你说呢，我……不走……”

老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说啥？”

“不走了。”四姑娘直起腰来，向老汉走近两步，拍打拍打怀里的泥土，淌着汗的瓜子脸上现出红晕，“我想了这几天，实在是不走的好。”

“你说啥？”老汉像突然遭了雷轰，直气得横眉竖眼，跳起脚吼道，“胡说，哪有这样撇脱！哼，哼！”他气得鼻子打响，说不下去了。

老汉本来就极不赞同四姑娘的离婚。在他看来，郑百如是个大干部，在葫芦坝上掌着实权，那是惹不得的，撕破脸皮更不划算。偏偏公社的妇女主任竟然给予支持，法院也批准了，虽然向来注重面子的老汉，总认为这是件丢人现眼的事情，却也不敢阻

拦。离婚以后，公社又同意四姑娘搬回这个早已没娘的“娘家”来住，老汉心上就像顶着一根棒槌，很不顺心，成天黑着一张脸。直到两个多月前，居住在本队的三女婿罗祖华受三姑娘之命，在耳鼓山上托亲戚给四姑娘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人户，前不久老汉又亲自上耳鼓山走了一遭，得出了结论：“可以。”答应了那个中年丧妻的男子，在他做生日的那天下山来，以便当着他的全体女儿、女婿和亲戚们，正式把亲事确定下来，并择定一个就近的日子成婚，把四姑娘送上山去。他这一年来的不舒心，才觉得轻松了一点。可是，事到临头，四姑娘公然宣布“不走了”，真是鬼迷心窍！老汉简直忍受不了啦！

“你老人家莫生气啊！……”四姑娘见老汉马起脸不说话，凄然说，“请你老人家看我娘的名下，拨给我这间破屋。……我一辈子就在这儿，做些吃些。我能做，再苦再累我不怕……”说着，垂下了她那好看的长睫毛，积蓄多日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扑簌簌滚过脸颊。

“爹，吃饭啦！”老九许琴从灶屋里出来招呼。老汉仍然在很响地喷着鼻子，吓了她一跳。她走到四姐身边，四姐扶着那间破屋小门框，头埋在手腕子里，低声抽泣。九姑娘愣愣地站了一阵，眉毛不由地皱了起来。

茫茫大雾飘过来了。草房的屋檐上，忍冬树的叶片上挂满了的水珠儿，在悄悄地滴着；几树蜡梅含苞待放，每一个生机勃勃的花骨朵儿都挂着颗颗晶莹的露珠。葫芦坝上的浓雾啊，你能说清四姑娘何以做出这样一个令老汉生气的决定么？



### 三

吃过早饭以后，许琴在自己的卧室里换了一身干净衣裳，揣上钢笔和小本儿。她对许茂老汉说：“爹，我到公社开会去了。”

老汉装着没有听见，挠起锄头往河边菜园地去了。

九妹子掩好房门，走下阶沿，来到院坝西墙角那间孤零零的小屋前，叫了一声：

“四姐……”

许秀云正在打扫着小屋里陈年剩下的柴草渣儿。她闷着头不说话，动作有力而敏捷，憋着一股子劲在干着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事业：她要自立门户了。

二十岁的团支部书记、高中毕业生许琴，这时候声音里充满了同情，她说：“四姐，这是何苦来呢！爹生那么大的气，说不定三姐知道你这样做，还要跟你闹的。”

秀云望了九妹子一眼，回答道：“老九，我这会儿心里像一团乱麻，你快走，开会去吧。”

老九偏不忙着走，她上前抓起秀云的手来，说道：“我有句话，你可别怪我多嘴……四姐，你才三十岁，还这样年轻，一辈子的事，还长呢！何必这样。”

秀云使劲捏着九妹的手，叫她莫往下说。

“老九，不要说这些。这会儿我啥都不能对你说。说出来你也不懂，你还小啊！”

九妹子望着四姐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也忍不住哭了。秀云催九妹快走，别耽搁了开会，许琴才离开了小屋。

大雾迷漫的田野里，到处都有人声和锄头碰在石子儿上发出